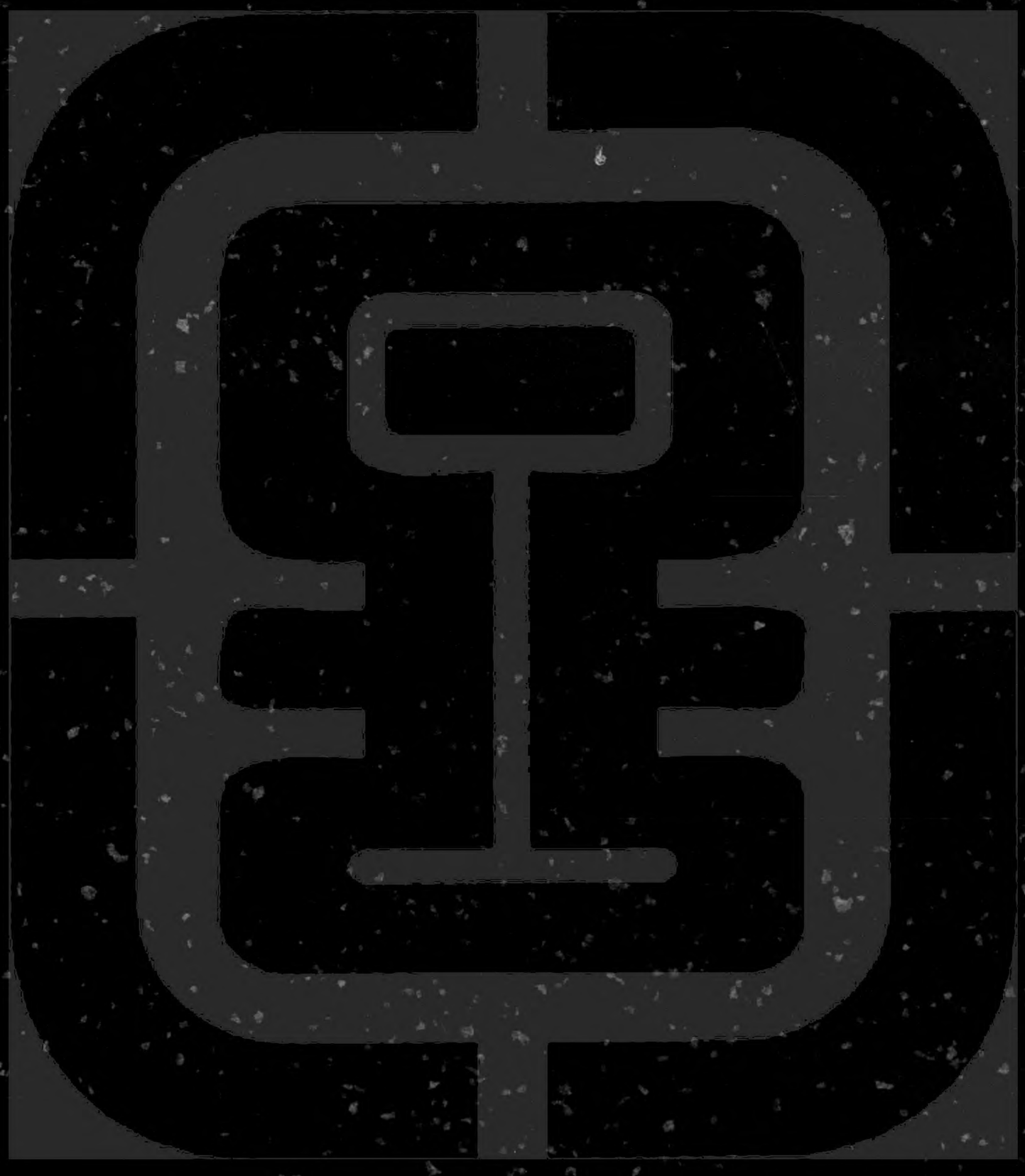


僖二十二年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
衰顛頡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狐毛賈佗皆從
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正義曰胥臣曰季也時
名食采曰邑字季而爲司空之官故名氏亙
見○按下文鄭叔詹曰有三士足以上人而
從之則謂狐趙二臾佗也又國語宋公子圉曰
晉公子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
事賈佗三人者實左右之賈佗狐偃子也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
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

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杜氏曰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按此蓋有要君之意古者君臣之交安有是邪此介之推所以譏其貪天之功爲已有也○又晉語既殺奚齊卓子里克丕鄭使告重耳於翟曰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鉥蹢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因亂以入則必喜亂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臣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又擅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它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下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愚謂子犯之爲重耳謀者惟此二節爲盡善使終率是道以相其君雖王者之佐何以加焉

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

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杜氏曰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愚按勤王大義臣子之所當爲也今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則是借此以爲求諸侯之資耳義何在乎威文尊周之心大抵如此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既行享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宥助也請隧弗許闕地通道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棺而下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周守原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且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元城劉氏

曰原者何也天子之邑也天子之邑文公何爲而伐之蓋以兵逼而取之也且晉既定王室之難而請隧非眞欲請之也示欲逼周取天下若楚子之問鼎也故周人窺見其意而辭之以謂晉文未有代周之德也而乃有二王不得已而與之田名曰與之其實逼天子而奪之何以知其然耶其圍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且陽樊之民往往皆天子之親而晉欲俘之嗚呼其不臣也已故既圍陽樊又復圍原以此可見天子之邑不欲屬晉而晉以兵威逼取之且王室都洛而原乃今武原也晉以兵圍之其逼王室甚矣且王室之難有時也而王畿之地有時而盡今晉文公之有功宜如文侯仇受賞于平王之禮而乃以兵伐取其地此周之所以愈弱也○呂氏曰晉文公此處與齊威甚異當時于犯之徒只是謀臣不如管仲尚識道理

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杜氏曰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呂氏曰古之教人只是此四者王制順先王之詩書禮樂以造士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又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亦

是以此四者教人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正義曰元長也謂將帥之長軍行則重者居中故晉以中軍爲尊而上軍次之其二軍則上軍爲尊故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呂氏曰詩書是義理之所聚禮樂德之則如周禮以五禮防民之僞六樂防民之情此所謂防即是則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荀林父中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正義曰利民之事非止一塗晉語說文公爲政云棄責薄斂施舍分災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務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皆是利民之事民懷生者謂有懷義之心不復苟且劉炫云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

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呂氏曰以王霸言之王者不計功謀利霸則計功利矣王者不求近功霸則求速效矣以霸者論之則威之計利比文差少而文之求近效則甚於威蓋管仲不於歲月間見效惟修吾政事整吾甲兵本疆則情神折衝所謂偏強不服之國自然入吾規模中此所以爲管仲昔晉文則不然如侵曹伐衛敗楚朝王兵年歲間便欲就爲之聲績赫然震蕩時人耳

目此可見管仲咎犯規模之深淺以是知晉文不如齊威霸要見得管仲規摹當時威公之霸蓋將以尊中國攘夷狄也楚之憑陵中國非一日矣如伐鄭伐蔡威公皆不之問置之度外幾一二十年仲之意豈不以吾驟加兵於楚萬一不勝則霸威屈矣故遵養時晦至於力強威盛然後一舉臨之則楚無不服晉文則不然威公以兵加楚而楚不敢抗文公退舍避子玉而子玉犯之雖力角而僅勝之然傷威損重亦已多矣文之規模豈能及威哉其服晉也規模尤大於服楚晉獻之滅耿滅魏伐東山而威皆不問仲之意豈不以晉之於齊猶家也楚之於齊猶鄰也以至強之晉吾驟臨之以兵萬一不勝爲晉所敗則吾家人猶不能勝之何以服其鄰故一切置之不問逮夫諸侯盡服夷狄皆從葵丘之會晉侯不召自至威文霸業遲速不同故其力有厚薄威有輕重論至於此非惟王道不可

要近功雖霸者亦不可以欲速○愚按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之也今子犯之爲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霸粹駁之異其不以此哉

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晉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杜氏曰鄭地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晉地傳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也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按此一節子犯失之先軫爲得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臣辟君

厚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去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爲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按此一節子犯得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呂氏曰楚衆見晉文退辟其心已服皆不欲戰欲戰者惟子玉而已此所以取敗楚師敗績全文見丙記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大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按此則文公子犯之罪著矣管仲相威公安有是哉○又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鄭伯使燭之武見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按此一節子犯失之文公爲得益見子犯不如夷吾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杜氏曰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趙衰爲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晉語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彰有謀

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後又使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言乃使趙衰將上軍○韋昭曰衰讓欒枝在城濮戰前三德示義示信示禮也狐毛偃之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先且居也箕鄭胥嬰先都皆晉大夫三讓謂三使爲卿進欒枝等八人○眉山蘇氏曰文公師趙衰之謀故在外十九年君必顯歸而即位遂覇諸侯此人臣所有周

未足以賢之若夫舉賢援能務服疎遠首進郤穀次及欒枝次及先軫最後又從亡之人狐偃親至重功至高推之至於後至於其身又退讓不才而自居其卑使君若道廣大不附其私羣臣依附百姓親信內外安之終稱賢主趙衰之功居多焉○呂氏曰晉文出亡至歸而成霸業皆狐偃趙衰爲之謀主文公自僖之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七年始命狐偃將上軍偃遜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又遜於欒枝先軫若以後世論之二人乃腹心宗臣與社稷同休戚初不論職位之高下又見得古者體國之臣但欲成國事未嘗自謀其身如漢高帝之張良實在三傑之列及太子之立使叔孫通爲太傅良爲少傅自常人觀此必有不平之心而良不然蓋國之宗臣不計官職高下專欲推賢遜能使利害相謀是非相參而已矣

威文覇業論　文公遠不及威獨有一事差勝蓋管仲以身任事不能

爲齊求人才而晉專務收人才推其原皆出於狐趙由二人者首倡推賢遜能之風於上一國所以皆有此風至景公時范宣子遜其下皆遜其波流之及若是其遠故晉之霸業所以久長而齊之霸業所以不永也○愚按襄九年楚子囊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又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中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二事皆悼公時悼公之霸上繼文公蓋由羣臣相與推遜之故楚雖盛彊莫敢與爭然羣臣之所以相遜者蓋聞狐趙之風而興起者也然則狐趙之有功於晉豈不遠哉

文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

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愚按但知以兵力爲強而未有以念德不怠爲不可敵者衰之言又此則其謀國者可知矣

三年秦伯伐晉晉人不出比趙衰之謀

五年晉趙成子卒

酆舒問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賈季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盾衰子○杜氏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愚按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脩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常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禮義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攷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自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咎犯可及學者其詳之

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杜氏曰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

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也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袞君之上服闕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常服袞也猶不改按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杜氏曰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是時已見於傳矣其後晉襄公卒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趙孟背先蔑立靈公士會奔秦又其後六卿相見於諸浮邵戎子曰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請復之士會遂歸于晉今皆畧之但自宣二年諫靈公始蓋此編專取其謀謨事業非欲載其履歷始終也後放此○十二年邲之戰士季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見丙記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獻于主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太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太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殽烝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謚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其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灋傳言典禮之廢久十七年范武子將老杜氏曰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為政成二年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

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已禍

襄二十一年楚子木問於趙孟曰杜氏曰文子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杜氏曰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鄭氏曰叔譽叔向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作起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爲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爲特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謂父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請士要君以利已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愚按士會謀謨事業初無赫赫可紀而其爲政也盜奔於秦時人稱之敵國服之後世思之果何以得此哉味夫子家事治之一言可以知其概矣聖賢之學不傳士大夫用力當世者知治人而已回顧其家不治者

多矣家不治而能推之以及國者蓋未之聞此士會之所以見稱於時也至其訓飭文子身正家之本春秋名卿其能識此者甚寡又脩武子知之可不謂賢矣乎愚故著此使士大夫之有志當世者必自其身與家始而欲脩身與家者又必自敬始

成八年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喪故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魯絕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不貳宣伯帥師會伐鄭而正（按文子却魯之賂其對嚴可以觀其為人矣）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

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繫者誰也（杜氏曰南冠楚冠繫拘執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税之（鄭獻鍾儀在七年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不知其它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

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合其近事而遠稱少以示性所自然）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敬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蓋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九年（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一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愚按范文子因鍾儀之言而知其為君子請使合晉可謂能聽言能用人矣不背本以其有心近厚故謂之仁仁以接事事物以近厚為主也）

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晉郤犨（郤犨晉大夫）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伐秦傳○按此可見文子明於料敵國之情）

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寧（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

反相爲地室而縣鄙至將登金奏作於下
驚而走出子反曰日六莫矣寡君須矣吾子
其入也寘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賜
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
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
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寘曰
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今吾
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歸以語范文
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如前章

十六年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
侯皆叛晉可以逞杜氏曰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
冀其懼而忌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
子曰不可以當晉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
師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
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
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
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
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
僖十五年

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郯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按此即孟子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之意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按范武子之老也文二退朝而莫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擒衆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杖折其委笄武子以此成攸宜子再世家傳率用是道其能保功名也宜哉其戰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事見丙記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殷無常命惟德是與○按文子此言猶有三代君臣間蔵形

之意入春秋以來所罕聞也

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前年鄢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按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沛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夫至也與軍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俊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殺三郤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胥童為卿欒書中行偃執公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蓋士燮之言至是無弗驗者謀國之忠知幾之智於是乎不可及矣先儒有言賢者之知國猶良醫之知疾信哉又按成六年楚子重伐鄭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

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周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六年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杜氏曰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范韓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書爲元帥能屈己以從其佐且不以衆爲衆而以善爲衆可謂得聽言之要矣至鄢陵之役乃曰不可當吾出而失諸侯不知戰勝而主益驕上下相殘卒稔大禍悼公以後臣權益張六卿分晉實非於此而書亦自陷弒逆之惡再世而覆其宗繇貪功務勝之一念實有以致之使常如前日惟賢者之言是聽寧有是哉

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杜氏曰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沃饒而近鹽鹽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兼大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薄地下其

惡易覯惡疾疢覯成也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沈溺濕疾重腿足腫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藍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八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景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正義曰史記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為司寇

追論趙盾弒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按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為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彊無容有屠岸賈輒厠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皆違馬遷妄說不可從也○按韓厥亦晉名卿然其事可書昔少惟定國遷大議也繼絕世大美也故錄焉後凡有一二事可紀者皆放此

襄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杜氏曰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悼公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

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於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杜氏曰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弃武羅伯困熊髡尨圉（四子皆羿）

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游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後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弄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懷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九年晉侯歸按歸謂伐鄭而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乏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

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十一年十二月會于蕭魚赦鄭囚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杜氏曰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廣古曠反軘車軘徒溫反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正義曰皆是兵車而列為之名蓋其形制殊用處異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鎛磬皆樂器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按蕭魚之盟丹悼公最盛之際故此言顏有發意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營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正義曰詩小雅采菽之篇也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

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爲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按魏絳此言猶有三代君臣箴規之意管仲相威公所不逮也其冬秦伐晉晉師敗績易秦故也魏絳之言可謂驗矣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正義曰以魏絳蒙賜始有金石之

知未[illegible]得有也有功乃賜之正禮也唯言魏絳有金石之樂不言女樂女樂房中私宴之樂或不以賜之○按魏絳終於下軍之佐鉞未嘗專執國政而其言論於正君謀國皆有所補故取之

襄二十三年趙文子爲政杜氏曰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按文子襄十三年已將上軍今特自爲政以後始時平公之十年

也

二十六年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平公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正義曰烏餘以二十四年奔晉二十五年范宣子卒趙文子代之為政至明年始討烏餘故云乃卒治之傳先言治之下乃述其治之事也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

而諸侯猶睦○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杜氏曰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蠹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以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

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馹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蒲爲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袁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

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爲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爲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

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按向戌之來告弭兵也趙文子與諸大夫謀既以韓宣子之言從其請及楚人爭歃又用叔向之言以先之終始惟人謀是聽而不以己私與其閒可謂得明夷莅衆之道矣方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也幾若可羞然已雖謂而有能言之士以往之使敵國之卿心服焉亦何異言之出於己乎先儒論霍光惟其無材故能用衆人之材殷於趙武亦云彼務能逞辯自謂人莫己若者方之蔑矣

三十年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杜氏曰輿衆也城杞在往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葬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士二畫竪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士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

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不失諸侯○愚按是時衆賢畢用而文子猶恐恐焉以失一士爲憂觀其謝絳縣老人之言真古大臣用心後此數千年未有及之者太史公曰使晏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訴慕焉愚於趙武亦云○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按宋災謂是年五月宋大災也絳縣老人之事在今年正月澶淵之會相去幾何而精明媮惰若二人焉敵國敬嫚亦隨以異然則當大任者其可無持志養氣之功哉

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傳遂會於虢社氏曰虢鄭地尋宋

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十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歃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令尹謂王子圍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爲裘甲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爲政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爲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遷都之淳于杞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訴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譬如農夫是穮是蓘穮耘也壅苗爲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鉏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晉人許之季武子伐莒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丘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羊鮒相佐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爲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踁叔孫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己爲國衛如牆爲人蔽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公遇此戮無所怨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

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井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按此一節有得有失文子知叔孫之賢請於楚而免之樂羊鮒雖不得貨而不能沮此其所以得也身爲正卿置好貨之人於左右而不能遠此其所以失也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王周景王定公劉夏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纂禹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耄亂也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弃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子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

從又何以年為此冬趙孟卒起本又秦后子奔晉趙子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能幾何愚謂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講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晉公亦四世而克勤卜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邪此無它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惟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

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杜氏曰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是謂近女室由近女室為此病也又言疾如蠱言此疾似蠱蠱疾也蠱者心志惑亂之疾若今昏狂失性其疾名蠱公惑於女色失其常性如彼惑蠱之疾也蠱是惑疾公心既惑耶是蠱疾而云如蠱者蠱是失志之病志之所失不獨為女宣八年傳晉胥克有蠱疾者直是病而失性不由近女為之此公淫而失志未全為蠱故曰如蠱非鬼云云者言病有鬼為之者有食為之者此病非鬼非食淫於女色情性惑亂以喪失志意也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

有五節五降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正義曰女之為節不可得說故以樂譬之先王之為此樂也所以限節百種之事故為樂有五聲之節為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曲既了以此罷退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之後謂為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為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於是乎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正義曰五降不息則非復正聲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記傳所謂鄭衛之聲謂此也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是言鄭衛之聲是煩手雜聲也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為之節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正義曰氣皆由天故言有六氣也五味在地故云降生五味也五味是五行之味六氣共生五行故杜解五味皆由陰陽風雨而生是言六氣共生之非言一氣生一行也味則嘗而可知未有形色可視發見而為五色也色既不同其聲亦異徵驗而為五聲也此味聲色皆本諸上天所以養人用之太過則生六淫之疾又

曰物皆有本本自天來故言五者皆由陰陽風雨而生是陰陽風雨合雜共生五味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 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

過則爲菑陰淫寒疾 寒過則爲冷

陽淫熱疾 熱過則喘渴

風淫末疾 末四支也風爲緩急

雨淫腹疾 雨濕之氣爲洩注

晦淫惑疾 晦夜也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

明淫心疾 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正義曰上云淫生六疾摠謂氣味聲色此云過則爲菑獨謂六氣過耳過即淫也故歷言六氣之淫各生疾也此六者陰陽風雨有多時有少時晦明則天有常度無多少時也今言淫謂人受用此氣有過度也陰過則冷陽過則熱風多則四支緩急雨多則腹腸洩注此四者各以其氣與人爲病若其能自防護受之不多則無此病也其晦明亦是天氣不以病人但人用晦明過度則亦爲病晦是夜也夜當安身女以宣氣近女過度則心惑亂也明是日之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散也陰陽風雨當受之有節晦明當用之有限無節無限則爲菑害也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在夜故曰晦時○正義曰以女陽物故內熱以晦時故惑蠱也晉語六文子問醫和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孔晁曰人錯有命荒淫者必損壽無外患則並心於內故三年死諸侯不服思外患而損內欲故十年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

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呂氏曰此一節見得先王典禮銷磨未盡雖工技之微亦知之大抵國之大臣在平養君之德保君之體三代之佐莫不知此至後世則無知者如霍光固可以託六尺之孤其後昭帝夭終則光所以保養者可知李德裕能誅藩鎮之強梁者而武宗惑於神仙方藥而不能救則亦不能保養之罪也盡比道者莫如周公佐成王所謂養德保身者公專任其事無逸之作教之以先王之壽考戒之以無逸豫遂使成王終其天命而死生之際屹然不亂後之為大臣者必如周公而後可○愚謂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彊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姦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彊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憸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若恣肆昏荒而惟己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迺至於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彊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四姬事見左氏上文子產曰僑

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也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且未之聞則亦無恠趙武之不能知也故併附于此

○十二月趙孟卒杜氏曰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

初州縣欒豹之邑也杜氏曰州縣今屬河內郡豹欒盈族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者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文子之子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按文子於此可謂能以義勝欲矣其事紀於昭三年故附此○

禮記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氏曰中身也退然和柔

貌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謂府史以下官長所置者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也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焉史記文子之子景叔不爲卿大夫是文子不以屬其君也按文子起於羇孤是時晉多賢者其始冠也見欒武子武子曰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莊者文子父朔之謚也見范文子文子曰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蔑由至矣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敬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于又文子爲室美斲其椽而礱之張老以貴而忘義富而志禮責之文子歸令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之爲也蓋其生長於衆賢之間耳濡目染少成若性故其爲政也於謀國用人之事皆有可稱而身亦寡過惜其未嘗用力於聖賢之學故於平公之德無能有所增益醫和之譏盡矣吁可惜哉

襄十六年春平公即位杜氏曰平公悼公子彪羊舌肸爲傅肸叔向也○魯語司馬侯對博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嚮使傅太子彪韋昭曰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月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

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杜氏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必無功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二十一年秋欒盈出奔楚按欒盈之奔蓋范宣子以讒逐之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羊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羊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室老聞之曰樂羊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羊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

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按小人之諧君子必因其善而誣之大抵皆此類也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按叔向襄十六年始見於傳晉逐欒氏以前未見大議論今祁奚亦奚以稱其惠訓不倦則前乎此之所論建者多矣惜傳之軼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官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告不爲己會於商任鋼欒氏也禁鋼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爲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

衛弒剽傳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杜氏曰脩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荅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爲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劒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蹇裳也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爲忠而撫劒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爲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按叔向舍朱而命員爲國事也當於子朱自言當御之時以理諭之則朱亦何辭而三云不應所以激朱之怒也叔向之擇才子朱之守職皆公也師曠以爲私何哉蓋事雖出於公而少有意於其間即私矣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杜氏曰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

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正義曰謂多以惡人爲良而善之昭二年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杜氏曰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己爲榮祿敢不敢辱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也始稱敝邑之臣次稱先國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逆女叔向爲介鄭子皮餞于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

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下文云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讎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蘧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云云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按叔向荅子大叔之語最爲精密宜深味之

六年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杜氏曰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爲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按王文正公且不治密院吏倒用印事類此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杜氏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

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北夷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爲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族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illegible]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爲取之邑外爲郊郊外爲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

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脩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者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

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冀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襚送死衣）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呂氏曰自晉文以來暴蔑王室然未有敢伐天子之邑今平公乃令梁丙張趯伐潁則是伐天子之邑矣宜王之辭甚峻也當時潁有叔向深言其非遂致閻田而反潁俘不至終失事天子之禮然叔向曰且王之辭直此語亦未安天子諸侯豈較曲直之地邪）

十一年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杜氏曰傳言楚子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殺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亡

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爲位衣有襘帶有結襘領會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九月葬齊歸五月夫人歸氏薨昭公母也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爲祖考所歸祐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蒲有三年之喪而

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十三年子干歸經是年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傳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入楚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比子干也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剛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是借君子干以弑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

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罕封戍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望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上文云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徧以璧見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入拜平王弱再拜皆厭細子干子皆皆遠之棄疾平王也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其寵棄矣父既沒故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

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魏犨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于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于所以蒙弒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晉成虎祁在八年○按是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讟並興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為取郠故取郠在十年○按十年七月季平子伐莒取郠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按以力勝人而不以德此

春秋霸國之所同也叔向之賢亦為此議何其不知本之甚哉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成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瀆數也亦將及矣將及禍為此役也役事也○正義曰言叔鮒為此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也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

遲速唯君徵佐晉討齊叔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註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潛其

業間朝以講禮三年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申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一盟王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也吾曰余必廢之何齊盟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

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已滅其民猶在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因南蒯子仲憂為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

十有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鄗田（杜氏曰邢侯楚也）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賊惡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刑問已所荅當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能○按季平子事在上文）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甚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

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榮榮名益己猶義也夫三罪唯荅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正義曰杜讀此文言猶義也夫言不是義也故言以直傷義謂叔向非是義也劉炫云直則是義而規杜氏今知不然者義者於事合宜所爲得理直者唯無阿曲未能圓通故書云直而溫若直而無溫則非德非義是義之與直二者不同故上傳云義也夫此傳云猶義也夫於義之下並云夫夫是疑怪之辭故杜以爲非義裁可謂之直矣故仲尼云叔向古之遺直不云遺義是直與義別劉以直義爲一而規杜氏非也○按孔子之言初無貶意天固疑辭然論語所謂惟我與爾有是夫逝者如斯夫之類雖疑而實斷也曰義也夫謂其詞意有抑揚輕重則尚庶幾焉若謂眞指其非義則恐未然也直固有傷義者如證文攘羊是也若鮒之惡國人所共疾人矣執政者問焉而不以直對其得爲義乎直雖未能盡義然非義則不可以言直孔子既稱其直則必非指其非義矣以是推之則劉未全失而杜非全得也

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杜氏曰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文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

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故數爲戎所加陵）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姞姓國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鍼鉞秬鬯（鍼斧也鉞秬黑黍鬯香酒）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責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三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

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諒闇而使宴樂又失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志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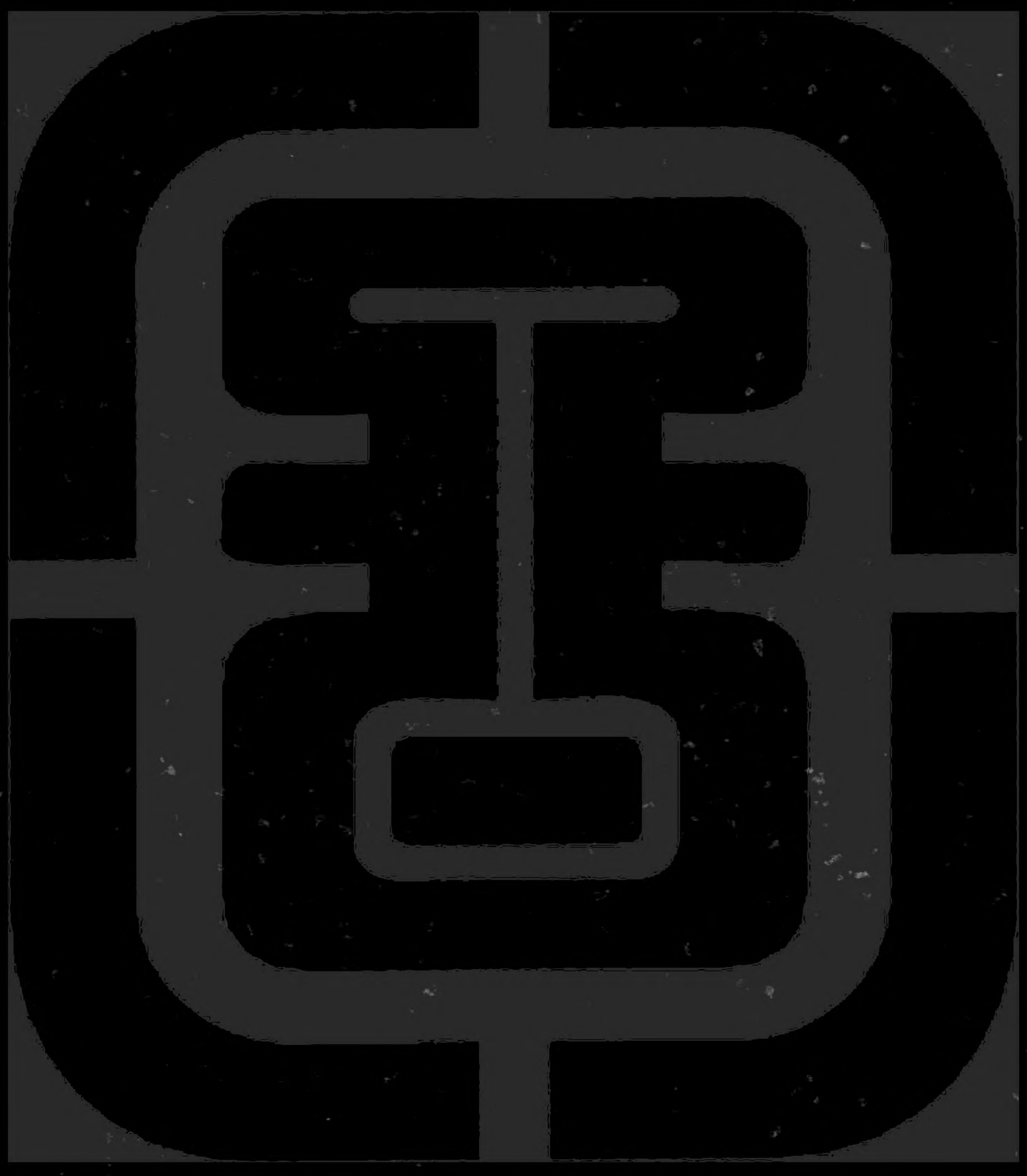
按左氏載叔向言論止於此其與晏子趙文子子產相關者則互見焉又晉語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曰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吾嗣吾先君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也必速殺之毋令遠聞君忸怩乃趣赦之韋昭曰殺之盍聞誥辭以諫是也又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不言問孫林父都奚藉偃苛不言問於叔魚叔魚曰吾為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龢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祏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宣子問於訾祏訾祏以正對宣子說乃益龢田而與之和觀此一節見叔向之善啓悟人也蓋宣子志在得田使宅人諫之未必聽惟訾祏正直而寬博正直則能辨事理之實寬博則能協上下之情且宣子之所素信也及訾祏對不深攻宣子之失但歷敘子輿武子文子之世德而受地於君者使宣子自悟而舍其田其可謂善啓悟人矣又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宮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

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家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猶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者韓氏之祖也觀叔向之言眞所謂直諒多聞者由今讀之猶使人興起況在當時者乎故雖爲上大夫以終其身而國有大議率賴其言以決其有益於晉多矣然宮室崇侈民力凋盡已不能言而師曠言之近女無節惑以喪志已不能言而醫和言之詳其平日於政事之失卑益者多而於君德之闕正救者寡其於聖賢大學之道亦未可謂之有得也至於謀取弟善卒生不令之子以滅其家尤足以驗其學之末至故備論焉

昭二十有八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杜氏曰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七縣鄔祈平陵梗陽塗水馬首孟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爲鄔大夫大原鄔縣賈辛爲祁大夫大原祁縣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知徐吾爲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大原榆次縣韓固爲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爲孟大夫

大原孟縣樂霄爲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爲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僚安爲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爲餘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舉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遠疏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无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惡醜貌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斂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

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為妻御之皐舉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矢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卒有功而後卒之言人不可無能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謂卒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水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正義曰遠不忘君職雖疏遠而心在公室常忠敬也近不偪同言親近有寵不偪迫同位常謙恭也居利思義臨財不苟得思義可取乃取之也在約思純處貧匱而思純固無叨濫之心也有守善之心而無淫邪之行雖則親子而与之縣不亦可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

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嘆既食使坐更命之令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三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言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興○正義曰晉使卿為軍將詣之將中軍將上軍及六国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按魏舒見於傳已久今特取其用人聽言二事以為後法餘弗錄云入春秋以來其以賄敗国者多矣舒能以二大夫之諷諫而謝梗陽之賂雖未足為賢者之盛節其在濁世亦可稱之數歟○以上晉之名卿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卷之六